



〔日〕森村诚一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青春的 证明



青春的证明

田力

译

李乔校译

青春的证明

qing chun de zheng ming

〔日〕森村誠一 著

田 力 译 李 乔校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10,000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0

书号: 10326·82 定价: 1.60元

目 录

凶恶的大雾.....	(1)
替代的伴侣.....	(22)
青春的纪念.....	(43)
凶杀的余臭.....	(54)
和太空拥抱.....	(64)
难有的一致.....	(79)
债务在督促.....	(101)
避讳的青春.....	(135)
凄惨的死亡.....	(166)
阳光的桥梁.....	(196)
对等的虚饰.....	(215)
敲诈的真相.....	(259)
血腥的遗迹.....	(268)
火鸟与折旧.....	(276)
殉身于债务.....	(293)
错觉的加速.....	(307)

凶恶的大雾

1

夜幕中，白茫茫的雾在流动，无数雾气的微粒在翻滚，同夜色化为一体。大雾赋予平淡的黑夜深处以莫测的幻境，却把视野压缩在咫尺之间。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不断地翻滚移动着。

这里是东京都内的一个小小的公园。夜色阑珊，阒无人影。公园中心有一泓池水，隐隐露出小喷水塔的残迹。公园里只有几架秋千、一架滑梯和几把破旧不堪的长椅子。说它是个公园，倒不如说它象个儿童游乐的小广场。大雾天不见地面，一切都隐藏在茫茫的雾原之中。

“雾真大！”

蓦然从雾的下面发出声来。似乎没有人的公园里，两个象溶在雾霭中的人坐在长椅上。他们是一对年轻的恋人，在长时间反复的热情拥抱和接吻之中已经忘却了时刻的流逝。还处于战后治安情况没有完全恢复平静的时期，入夜后在黑暗中频繁发生骚扰事件，但青春的陶醉淹没了不安和恐怖。

今晚，这两个人在市中心刚刚装饰一新的西餐馆里进了餐。饭后依恋不舍，难分难离，在男子送姑娘回家的路上，

起了雾。雾气将尚未完全治愈战争伤痕的东京街衢，变成了童话般的城市。雾里仿佛有一种能软化物性的成分，在掀起一场优然超卓的化学变化。司空见惯的成排的房屋和街边树木失去轮廓，以半透明的姿影漂浮在雾色之中。一切可惜可恶的东西都浸润在雾中，好象统统失去了凶恶的獠牙和犄角。

在电车上，见雾生情而伤感的女子提出下车步行，男子也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就同意了。他们在夜东京的街区信步向女子家的方向走去，没走多远就迷失了方向。

虽说迷路，仍在东京市中。他们如同漂在雾流中一般踉跄着，走进了这个公园。已经步行了一个小时，都有些累了。他俩从破旧的长椅子中选了一把比较好的坐下来休息。

恰到好处的步行使得在餐馆喝的葡萄酒在全身散开，热血沸腾，被大雾轻柔地包容起来。雾气带有凉意，却给人以幼稚的轻浮之感。乳白色的衣襟和雾的梦幻般深处稀释了羞耻，忘却了素日的拘谨。

“有人来了。”

女子虽这么说，却主动地在追求男子的爱抚。女子为自己平素难以想象的大胆放肆辩解着：这都是雾不好！奔放的姿态在雾下面开放，结合在一起，缠合在一起。压抑的声音，还有他俩热切的做爱秘密，雾帐都给笼罩起来了。

他们丝毫没听到脚步声，即便有，也只是雾流移动的声音。

“你们想得可真美啊！”

冷丁从忘乎所以的一对恋人背后发出声音来。他俩吃了一惊扭头望去。

“看什么！回过头去不许动！”

随着低沉的话声，男子的脖子感触到顶上了冰凉的金属。

“你，你是谁？”

男的勉强用震栗的声音回问。

在雾的遮蔽下全然毫无戒备，心安理得地和女子享受着爱的戏谑，突然受到了袭击。

“别说废话！把女伴借给我一下！”

背后男人强压的声音里蕴蓄着凶恶的杀气。动一动就可能遭到不测的这股凶气从背后袭来。那个女伴也全身麻木似的不能动弹。这时他闻到一股强烈的气味。在全身麻木之中，仿佛只有嗅觉在起作用。

“笠冈，救救我！”

女子向伴侣求救。

“不准叫！用完了还给你。要敢轻举妄动，你们谁也别想保住命。”

那个男人的口吻不单纯是威胁，而带着一种强逼的气势。

“你，请好好想想，可别耍野蛮。”

被称作笠冈的伴侣，除了用语言做一点儿没有多大希望的说服而外，没有别的招儿了。

“什么野蛮不野蛮，不过是跟你暂借一下女的。”

借的目的，肯定包含着野蛮的成分。

“放明白些，你要敢动一点儿，当心她的性命！”

触在笠冈脖子上的冰冷金属，倏地抽了回去，对着女子的身体。危险总算暂时离开了笠冈，但身躯仍不能动弹。

“站起来，跟我来！”

男人命令女子。

“救救我！”

女子声音对着袭击者和笠冈两个人。可笠冈实在无可奈何，尽管对女子的性命没有危险，笠冈被恐怖束缚着周身，动弹不得。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杀气腾腾的场面。经受这种可怕的冲击，全身都委顿了。

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

“栗山，别干蠢事！”

从黑暗中传出又一个声音。

“啊，这个老顽固！”

被称作栗山的袭击者的声音惊慌了。

“放开那个女人！”

一个人分开迷雾慢慢走近来。

“不准靠近！你要是再靠近来，我就杀掉这个女人！”

栗山把女子当作挡箭牌。

“放手！你这个家伙一见到女人就动邪念吗？”

新来的人拼命地制止。

“哼，你别笑话我，你少来这一套！”

在这相互咒骂的当儿，刹那间眼前有一隙可乘，女子趁机迅速地向笠冈那儿跑去。

“哎呀，这个娘们！”

新来的人影挡在慌慌张张前去追赶的栗山面前，突然发生了猛烈的格斗，雾气也被激乱了。看来栗山的臂力和体力都占上风，追赶者开始处于劣势了。

“我是警察，快过来帮忙！”

亮明身分的人影在不利的形势之下向笠冈求援，可笠冈没有动，不，是动弹不了。两个格斗的人在争夺一把凶器。凶器在缠错着的手头脱出，滚到笠冈的脚下。

“别让他弄到匕首！”

被按倒在地上的警察拚命地叫着。两个人手磕绊着伸向凶器，却都差了一点儿没有够着。

“笠冈，快去帮帮忙！”

女子不忍看这个场面，叫了起来；笠冈依然没有动弹，被恐怖吓得完全麻木了。大脑虽指使自己要动，可身体却不听使唤。

女子看出求靠不到笠冈，正准备代拾凶器之时，栗山的手快了一步已经抢先到手。警察也精疲力竭了。

栗山举起凶器，把它深深地送进警察的胸中。猛烈的争斗结束了。人影还原成一个物体，长长地躺在地上不动。刚才被打乱的雾流又恢复了平静，严严实实地包蒙起来。

栗山在刚才的格斗中似乎已熄灭了兽欲，失望地啞一下嘴跑进雾的深处。大雾象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变似的在轻轻流动着。刹那间发生的事件有如噩梦般无法使人置信。尽管迷雾掩盖了这幕凄惨的悲剧，但雾下面躺着一个警察的尸体，这是不容拭去的事实。地上还流淌着牺牲者的鲜血，呈现着苦涩的形相。毫无疑问，他是为了搭救这两个人而牺牲的。

凶手的脚步声在雾的深处越走越远了。呆一会儿，笠冈总算也恢复了常态，是另一种恐怖解除了他的麻木状态。

“我们也快点儿走吧。”

笠冈催促着站立在一旁的伴侣。

“走？上哪儿？”

女子的脸上呈现出苍白色。

“总得快点逃开这里。”

“逃？让这个人就这样留在这儿？”

“谁知道那个凶手还会不会再回到这儿来呢？再说我们又是杀人的目击者，待在这儿反正不安全。”

笠冈硬拽着女子的手，向着凶手逃走的相反方向跑去。

跑了一会儿，女子上气不接下气，再也跑不动了，笠冈这才停住了脚步。

“笠冈，就让那个人留在那儿不管了吗？”

女子好不容易镇住急促的呼吸问道。

“不是不管，我一直在找电话和派出所。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万籁俱寂的住宅街区里几乎不见灯光，人们进入了梦乡，连一条狗的影子也看不到。

“那个人会不会还活着呢？”

女子以追问的口吻在问。

“麻子，现在说这些干什么。”

“当时要是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或许还会有救。”

被称作麻子的女子望着黑暗的深处说。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不，那时你要是能助一臂之力，那个人肯定不会死。”

“别说那些无聊的话，快找个电话通知警察吧。”

“笠冈，你是个胆小鬼！”

望着黑暗深处的麻子的眼睛转向笠冈，脸上深深地涂了一层极大的失望和轻蔑之情。

“本想帮忙来着。可当时已经失去了抬脚的力量了。”

笠冈无地自容地低下了头，一动不动地接受责难。

“那个人为了救我才搭出了自己的性命，而你却连捡起一把刀子的忙都不帮。”

“实在对不起。”

“再说也许他还有气息，你还没弄清楚就逃走了。”

“我担心的是你啊，谁知道那凶手还会不会再回来。”

“我心里觉得真对不起那个人，现在就回那个公园去。”

“算了，那有什么用！倒不如找个电话去喊警察和救护车。”

“电话吗。敲醒这一带住户就可以借到。我到那个人那儿去看看去。”

麻子转身朝着刚才逃来的地方跑去。

2

接到那对情侣紧急报告赶来的救护车，在将捉拿暴徒而被刺的警察送往医院的途中，警察由于出血过多而死去。

伤处为肠隔膜和肠道以及上肠间膜动脉损伤，直接的死因是腹腔内出血。

这个警察的名字叫松野泰造，是淀桥署侦查一科的探警。现场靠近目黑区边界的世田谷区境内的一个小公园，位于松野管辖区之外的方位上。让人猜不透他怎么会深夜到这个公园来呢？

当然向通报案情的情侣详细了解了端末。这对情侣男的叫笠冈道太郎，女的叫笹野麻子，是同在一个公司工作的职员。他们已经订了婚，当晚一起吃过饭，散步时被大雾诱入

那个公园，遭到携带凶器的暴徒袭击，发生了这个不测事件。

“你们对犯人有没有注意到什么？”

负责官员开始讯问。

“这个事件发生得很突然，我们记不清了。”

笠冈耷拉着脸，低着头。

“有关犯人的相貌打扮呢？”

“对方始终在黑暗之中，没法看清。”

总觉得忘了什么重大的情节，可又想不起来，恐怖和惊惶抑制着记忆。

“哪怕一丁点儿小事也可以，没有注意到什么吗？”

“那个……”

“完全记不清了吗？”

官员烦躁地咂着嘴。自己的同僚为了救这两个人而殉了职，真希望能记起犯人的哪怕是点滴的情节。

“说起来，当时探警好象对犯人讲了‘栗山，别干蠢事’这句话。”

笹野麻子看不过，代笠冈回答了。官员将视线转到麻子这方面来。

“说了‘栗山别干蠢事’这句话了？”

官员琢磨着这句话的意思，称呼若是暴徒的名字的话，可以判断松野原先就清楚对方的底细，而不是偶尔路经公园才遇到这对情侣的危难的。

“另外还说些什么呢？”

“除此之外，犯人以惊慌的声调好象骂他是个老顽固。”

官员暗自点头：老顽固吗，这么说来，探警松野正在追

踪着栗山罗。

“当时吓傻了，所以记不大清楚了。不过当时探警好象还说过‘见了女人就动邪念’。会不会是那位探警在追捕这个因性犯罪而逃跑的犯人呢？”

官员觉得这个女的倒比男的强，吓傻了还记得很清楚。可是在松野负责的案件中，没有叫“栗山”的人。

“笹野小姐，从栗山用匕首对着你到松野探警出现之间，大约有多少时间？”

“我觉得有一、两分钟吧。不过当时已经吓坏了，又觉得时间相当长。”

“在此期间，笠冈，你在干什么呢？”

笠冈被问到痛处，低下了头。官员也大致觉察到了当时的情况。

“笠冈竭力在救我，我被刀子逼着，没办法。”

麻子为笠冈抛出救生圈。

“正巧就在这个时候松野来了，于是就发生格斗的吧？”

官员在想：松野至少是这方面的专家，并为他出于职业性质舍身搭救了普通市民而感到不胜悲恸。这种牺牲行为，从他的职业性质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

“趁着犯人的注意力被探警吸引过去的刹那间，我逃脱了。”

“这样，你的危难就在这一刹那间算是消失了？”

“是的。”

“那么，笠冈，松野探警和栗山格斗时，你在干什么呢？”

官员的讯问愈发触及到笠冈的痛处。

“笠冈虽然也想去援救探警，但犯人挥舞着匕首无法贴近。而且探警说有危险，不让靠近。”

麻子又救了陷入窘境的笠冈。

“那你们就听了松野的话，逃离现场的吗？”

“是的，总得喊人来救援，于是就跑了去找电话。”

“可是，从记录来看，向119号告急更早些。救护队赶到后才和警察取得联系，而你们没有喊警察，只喊了救护车。换句话说，你们是知道松野探警被刺的事的。”

“那，那大概是慌了神吧，想喊警察却喊来了救护车。”

向救护队告急的电话已录了音，说的是松野被刺了。笠冈和麻子没有伸出一个手指去帮助与控制着凶器的栗山拚死搏斗的松野，当栗山刺杀松野潜逃以后，好不容易才去喊救护车的。

可是责备也无济于事。普通市民没有豁出性命协助警察的义务，当然也就没有责怪他们不协助的理由。

但官员现在对着眼前的笠冈，怀有一种对着刺杀忠于职守的同僚的凶手那样的厌恶感觉，甚至认为笠冈就是凶犯之一。他面对着用凶器威逼自己未婚妻施以恶行的暴徒束手未动，亦未对前来援救的警察助一臂之力，眼看着他被刺而亡，要是笠冈竭尽全力帮助的话，或许松野还不一定会死。笠冈在松野的死亡上是有责任的。

可是，作为同事，对于这“一伙”却不能报复，警察甚为气愤。正因为是警察，为了救护这类卑怯的市民，就得以身殉职，这就是警察职业的当然道德。

“我们之间，也许要完了。”

在警方了解情况后的归途中，笹野麻子对笠冈道太郎说。

“快别说这些丧气话了。你没有受到丝毫伤害。这件事跟我们没有关系。”

笠冈对女子意外的话语感到吃惊。

“你说没有什么关系？我不是说自己有没有受到伤害。我是说探警为了救我才死去的呀。”

女子十分不满地说。

“很难这么说吧。那位叫作松野的探警象是追捕那个名叫栗山的男子，在追踪的途中凑巧遇到我们。或许栗山打算以你作为人质，自己逃去。你用不着为此而烦恼。”

“人质也罢，对我怀有可憎的兽欲也罢，反正是探警为了救我而豁出了命。可你却没帮一点儿。”

“我要救你来着。在此之前，不是那位探警赶来了吗？”

“不必再说了，我们吹了，我不能再爱你了。”

“别胡说了，你现在受了刺激，不正常，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才……”

“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我已经看透你的真面目！”

“你想得过于严重了。无论是谁遇到那种场面，除了无所措手足之外还能干什么呢？”

“我也这么想。不过，不行啦。要是别的男人我还可以容忍，可对你这样就无法原谅。我知道我对你的要求过严了，我也没有办法。请宽恕我，请宽恕我这个不能原谅你的人。我心中萦绕着你是个胆小鬼这种叫喊声，不论我怎样堵塞耳朵，还是能听到。”

“你很快就会听不到的。”

“起码得等到那个时候。在此之前，我们之间就算没有任何关系。”

“你现在太感伤了。”

“女人总是感伤的动物。”

笠冈觉察到麻子坚毅的决心，现在勉强使她回心转意，反倒会使她的心在壳罩中封裹得更为坚固；倒不如暂且退一步，等姑娘的心绪缓和了再谈。暴徒亮出凶器控制着恋人，自己却畏葸不前的事实，使得笠冈的态度软了下来。

3

探警松野泰造于一九二×年三月，生长在埼玉县秩父郡的一个山沟里。他的身长比招考警察的标准要低一公分，险些儿没有通过体格检查，仅仅是从候补中提上来的。

他当探警的动机相当奇特。当时他在故乡的山里烧炭。休息天去秩父镇，在一家大商店里被错认作是小偷，让警察当作真正的犯人来审，遭骂挨打。结果，虽然洗清了冤罪，可那时的委屈之感沁及全身，他发誓立即去当一名警察而雪耻平愤。

当他被录取为警视厅的巡警派到派出所工作后，一开始就显出过人的精力。只要一看到举止可疑的人，就立刻行使讯问权，当即搜身。只要有人携带匕首、短刀、抑或宣扬暴力主义的书籍，就当场予以拘捕。

那些手脚不净的人，慑于他的铁拳所至，都称松野为鬼松，远避而去。

基于外勤的破案成绩，以及在每年八周的警备和侦查业务中的学习成绩，如被选中就可以根据其条件和能力，作为警视厅或警察本部的政治（公安）、侦查、交通等的探警或内勤警察，穿上便衣工作。

探警虽然是初任警官争取的第一目标，可这不是级别的晋升，仅仅是工作内容和形式的改变。要想做一名探警差不多平均要干四年外勤，如果想要做一名本部的探警，还需要再加三年。

作为国家机器的维护者，警察讨厌制服实在是个讽刺。从身着制服的警察中，根据其条件和能力再选拔探警，更是莫大的讽刺。虽然如此，松野运用他的充沛精力，使得他在任职一年中创造了破案率超群的记录。

可他也只是在主管警察署的探警圈里调来调去，始终未能在警视厅总部供职，这是他那狷介孤傲的性格所致。一头警犬般名探警从江户时代单枪匹马的侦查方法转换为以专案组为核心的有组织的侦查之后，他仍恪守着明治时代的探警本性，这也就无望迈上警视厅的阶梯。

松野逐渐被冷落了。

在有组织的系统侦查中，他仍囿于老式的作法，任性地不屑于运用其他侦查手段，只相信自己的直观感觉和双脚，并以此而自夸。

“松野君是一位有信念的男子汉。他坚信即便违逆上司的命令，只要搜捕到犯人就会一切释然，得到谅解。不管谁说什么，仍按自己的信念干下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探警不能象公司职员那样对上司溜须拍马，媚颜趋奉。就象他时时所说的，对于探警这项职务的忠诚，就在于追捕凶犯。他的死也正是这样。我们失去了一位宝贵的人才。这对于要求具有象他这样信念的警察的时代，确实是个莫大的憾事。”

从警视厅来参加追悼仪式的一位部长读了唁词。松野之